

心若为城

心若为城 T E MIND A R 寒星 楔子



「櫻子」是日本的一種水果，外表圓潤，皮薄肉厚，味道酸甜，營養價值高。它在中國也有種植，但產量較少。櫻子的種子可以吃，但不能生吃，因為含有毒物質，必須熟食。櫻子還可以製成櫻子酒，具有開胃健脾的作用。

1
心若为城
Heart Of Mind Cold Star
寒星

在某个阳光明媚的早晨，路知秋骑着自行车风驰电掣般路过公交车站，下意识地侧过头去寻找那个仿佛永远都在笑的女孩时，才恍然意识到，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自己默默关注着那个叫白妮娜的女孩。

他并不因此觉得恐慌，冷静又睿智的路知秋清楚地知道，那种下意识的关注多半是出于好奇，好奇那个女生为什么总是能笑得那样单纯又炽烈；好奇那个女生的世界为什么仿佛永远没有忧愁；好奇那个聪慧的女生为什么明知道围在她身边的所谓好朋友多半是虚情假意，却仍然能对她们露出真诚的笑容……

是啊，那个叫白妮娜的女生不过是长得漂亮了一点儿，不过是成绩好那么一点儿，不过是性格开朗了一点儿，不过是爱笑一点儿，除此之外并无特别，所以路知秋坚定地认为，他对白妮娜的关注不过是好奇心的驱使，并无

其他。

因此，那个夕阳染红天际的傍晚，当他看见女孩独自落寞地走回家路上时，他情不自禁地推着自行车跟了过去。

他只是莫名又迫切地想要知道，那个爱笑的女孩为何暗自忧伤。

那时的路知秋单纯地以为，也许她只是没能买到心仪的漂亮裙子，也许只是看了一集催人泪下的韩剧，天真单纯的小女生总是会那么容易悲春伤秋的。

然而，路知秋并不知道，接下来他看到的一幕会在将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占据他无数个不眠的夜晚，甚至悄然改变他的人生轨迹。

对这一切浑然不觉的他只记得那是C城一年中最美的春天，烟粉色的奈良八重樱开得如火如荼，一阵风过，便下起纷纷扬扬的粉色樱花雨。

路知秋在纷纷扬扬的樱花雨中跟着女孩走进了C城有名的高档小区——蘅芜苑。

只是低头拂去衣襟上落花的一瞬间，他的视线里便失去了女孩瘦弱的身影，然后，他听见了女孩凄厉又仓皇的尖叫声，那样惊慌，那样绝望，那样歇斯底里，仿佛那悲伤足以毁天灭地……

他扔了自行车追过去，便看到了令他永生难忘的一幕——打扮优雅的中年女人像是折翼的蝶，从高高的楼顶直坠而下，“砰”的一声落在女孩的面前。

女孩扑过去，一声一声尖叫，每一声都只有两个令人心生荒凉的字——“妈妈！”

心若为城
State Of Mind Cold Star
寒星

声声嘶哑，字字泣血……

他立在围观人群的最后，绝望又无助，他知道，此刻的安慰与陪伴不过是黑夜里微弱的星光，不起任何作用，而且他连走过去安慰与陪伴她的理由都没有……

那天，风一直在吹，围观的人群终于散去，救护车载走了已然没有气息的中年女人。

夜幕来临，冷星挂在天幕中，像是谁的眼泪，已经哭不出声的女孩不肯跟随救护车而去，仍然呆愣地坐在原地，而他站在她看不到的黑暗处，目不转睛地望着她。

微冷的风吹走地上如血般的层层落花，也吹走了女孩脸上的笑容。他知道，从今往后，那个爱笑的女孩再也不会笑了……

后来，他听八卦的人们讲起前因后果，终于明白那个风冷夜凉的晚上女孩跌入了怎样冰冷又绝望的深渊。女孩撞见自己的爸爸出轨，毫不犹豫地告诉了妈妈，脆弱敏感的妈妈选择以那样决绝的方式离开这个世界，一夕之间，家破人亡，只留下女孩因为妈妈的死而绝望、后悔、内疚，直至万劫不复……

她大概会仓皇又绝望地想，如果没有告诉妈妈又会怎样？

后来，女孩不再来上学。

再后来，路知秋常常去看那个女孩，总是会在她妈妈出事的那个小花园前看见她。她脸上是孩童般天真无辜的笑容，手里拿着一个蝴蝶结发卡，对着面前的空气，如三岁孩子般撒娇地说：“妈妈，这个发卡好漂亮对不对？”

妈妈给娜娜戴上吧……”

然后，她轻轻夹上发卡，兴高采烈地对着空气侧一侧头，说：“妈妈，娜娜是不是变得很漂亮？妈妈，娜娜会乖，会一直听话，妈妈，我们回家好不好？”

女孩有时候会对着空气说一下午的话，他就那样远远站着，细细聆听，好像那样女孩就不会孤单一样，但他清楚，女孩并不知道他是谁。

很多人都说女孩疯了，包括女孩的爸爸，但是路知秋知道，她只是不能接受失去妈妈的事实，她将妈妈的死归责于自己，因为太伤心、太内疚、太自责，所以她选择生活在妈妈还存在的世界里。

她只是太思念妈妈，所以得了幻想症。

某个天空阴翳的傍晚，他远远地看了一会儿女孩，转身准备离开的时候，突然听见女孩说：“喂……”

他回头，就看见女孩睁着一双无辜的大眼望着他。

“我妈妈跟我说她出去买东西，马上就会回来，可是我等了好久，她都没有回来。你如果碰见她，能不能帮我告诉她，我还在等她？”

他微微愣了愣，然后点头。

女孩便笑了起来，那笑容绚烂得刺痛他的眼睛。大概就是在那一刻，他下定决心，他要报考心理学专业，他要治好那个女孩，他要让那样美丽的笑容像以前一样常常停留在女孩的脸上，他希望那个爱笑的女孩还有无数个美好的明天。

如果还有明天，你是否依然笑靥如花？

如果还有明天，你是否拥有一个爱你如初的少年？

如果还有明天，要怎么说再见？

C O L D

S T A T E
OF MIND
八 十 秒 的 爱

第一章



心若为城 寒星



你是否觉得，你是否觉得一个爱在你的身边与你

与你相伴而生，你是否觉得

季长宁，你有多爱我？

我爱你有八十秒，每分钟只有六十秒，我每分钟多爱你二十秒。

【一】

江南小镇最好的五月时光，微风，艳阳，一阵风吹过，空气里满是茉莉花清新的香味。

午休时分，教室里一室阳光，侧耳倾听，是笔尖划过稿纸的沙沙声。我轻轻嗅了嗅，不由自主地勾起嘴角。

按理说，毕业生的五月是忙碌又心焦的，我却时常忍不住像这样偷偷笑出声来。

因为我的心里藏着一个秘密——季长宁。

笑意悄然爬上眉梢的时候，我的余光瞥到了身旁的男生，他修长的手指紧紧捏着笔端，一笔一画认真地在纸上写着什么，白衬衫的袖子微微卷起来，露出白皙的手腕。视线顺着胳膊悄悄上移，那张俊美的侧脸便映入眼帘，我像个心虚的小偷一般，悄悄将目光停在他的脸上长达五秒，他仿佛一点儿都没有察觉到，目光仍落在面前的稿纸上。

我莫名地生气了，咬着笔杆，闷声闷气地叫他的名字：“季长宁……”

“嗯？”男生头也不抬，在稿纸上写下一串数字。

“季——长——宁！”我故意一个字一个字地叫他的名字，以表达我的不满。

男生侧过头来，温柔地笑望着我，什么也不说，只是将写满字的稿纸轻轻推到我面前。

“什么嘛……”我噘着嘴想要抱怨，却看见稿纸上密密麻麻写满了公式，是早上那道我冥思苦想也没有做出来的物理应用题的演算步骤。明明早上我做那道题的时候，他正被后桌的女生缠着讲解数学题，居然一心二用注意到我在做什么了吗？还是只是巧合呢？

我的心里涌起一股暖流，却假装看不懂：“季长宁，干吗把稿纸放到我的桌子上？”

没错，我还在生他的气，虽然我不能确切地知道自己到底因为什么生气，可能是早上他给后桌的女生讲题时女生笑得太大声，扰乱了我的解题思路，也有可能只是因为我每次闷声闷气地叫他的名字时，他一点儿都没有察觉到我在生气。

季长宁也许根本没有注意到我的情绪波动，这样的认知真让人有点儿泄气。我故意将头转向一边，噘着嘴不说话。

“那个啊……”季长宁看似漫不经心地说，“那是一道我早上解不出来的物理题，你帮我看看，我这样解对吗？”

他这样说的时候，眼角隐隐藏着笑意。就是这样奇怪啊，分明只是一句简简单单的话，我却因为这句话暗自欢欣起来，仿佛刚才那个生闷气的人并不是我。

“差不多是对的吧。”我瞥了一眼写满步骤的稿纸，假装还没有原谅他，挑剔地说道，“季长宁，这两步明明可以省略的，你写得太啰唆了……”

“嗯，是我太啰唆了。”他的声音暖暖的，像落在我眉梢的五月和暖的阳光。

我突然觉得自己有点儿过分，我当然知道，他并不是让我帮他看那道题解得对不对，我也知道他为什么要写得那么详细，他是想教我怎么解那道我早上无论如何也做不出的题。

我当然明白，只是不敢确定他是否也像我一样……

“季长宁……”我假装镇定地看着他的眼睛，心却仿佛要蹦出胸腔，“早上……你注意到了吗？”
“你一直在默默地关注着我，对吗？即便你在跟别人说话的时候也注意到我解不出哪一道题，对不对？我在你的眼里是和别人不一样的，对不对？”

明明心里有很多话想问，但最终说出来的还是那样模棱两可、不知所谓

的话。我把头一低是故意的，我都要感谢他这样来，麻雀对小鸟的爱基本就是这样。

“什么？”他看着我，眼角的笑意一点点消散。

我知道，那是他认真时才会有的表情。

“哦……”我屏住呼吸，仿佛连心跳都停止了，“没……没什么。”

我还是不敢知道答案，生怕从他口中得到的那个答案不是我想要的。

“宋筱唯……”他突然叹息般叫我的名字。

我不敢抬头，不知道为什么，藏在头发里的耳朵突然烫起来了：

“嗯？”

他侧过头来看我，就那样认真地看着我，像是有什么话要说。

长达十秒的沉默后，他像是突然改变了主意，笑着说道：“别发呆了，快做试卷，下午上课老师要讲的。”

“哦。”

我分明听出他声音里隐藏的宠溺，但心里还是莫名地失落。

我咬着笔杆，假装认真地做着试卷，却一个字也写不出来。

我有些懊恼起来，正低头暗自叹息，突然感觉有什么东西碰了碰我的手肘。我一侧头便看见了一盒牛奶，是我喜欢的哈密瓜味。而季长宁正一边目不斜视地看着书，一边用胳膊轻轻地将那盒牛奶推到我的面前。

我所认识的季长宁就是这样的啊，像初春和暖的阳光，有着润物细无声般的温柔。

我突然就原谅他了，原谅了他对我忐忑心情的“视若无睹”。

我没有说话，拿起那盒牛奶，才发现他早已将吸管插好。不知道是牛奶

太甜还是我的心情太好，我忍不住勾起嘴角，几秒的静默后，我听见季长宁说：“注意到了啊！”

他这样说的时候，声音低又轻，目光从始至终落在打开的课本上，仿佛是他的呓语一般，但我蓦地想起来，他是在回答我那句“早上……你注意到了吗”。

我有点儿反应不过来，一不小心就被牛奶呛到了，忍不住咳嗽起来。

季长宁低着头，得逞般轻轻笑出声来。

原来他真的注意到了！他在跟别人说话的时候，居然注意到了我在做什么，那又代表什么呢？

我不敢往下想，心脏像是要跳出胸腔，明明很想侧头去看一看季长宁此刻的表情，想看一看此刻他的脸上是否有着宠溺的笑容，但我的脸烫得像是要烧起来一般。

我只好心虚地低着头，开心又紧张地喝着牛奶。

牛奶很甜，我的心里像是要开出花来。

然而，喜悦没有持续五秒，就被人毫不留情地打断了。

“喂，季长宁！”后桌的男生站起来，重重地拍了一下季长宁的肩膀，满怀恶意地说，“季长宁，下次王微微送你的东西，你不想吃的话可以给我啊，别总是让宋筱唯当‘垃圾桶’嘛。”

原来我只是替他吃掉他不想吃的东西的“垃圾桶”吗？

男生说完就走出了教室，我侧过头去看季长宁，那张好看的路上，温润的笑容未减半分，他仿佛没有听见男生的话一般。



我突然生气了，也许在他心里，我真的只是个“垃圾桶”吧。

“再也不要吃你的东西了。”我将牛奶盒重重地扔在课桌上，假装很生气的样子，头也不回地跑出教室。

其实，不回头是害怕多过生气吧！害怕从他脸上看出他真的把我当成“垃圾桶”。

跑出教室，我一路疾走，真想永远不要再回教室，永远不再见到那个让人心神不宁的季长宁。

然而事实上，我只在教室外面逗留了一小会儿，上课铃声就响了起来，我不得不泄气地回到教室。但我下定决心，要板起面孔，再也不理季长宁，看都不要看他一眼。

于是，我目不斜视地走进教室，当季长宁是空气，在座位上坐下来，装成一副准备认真听课的样子。

下午的第一节课是物理，身材矮小却声如洪钟的物理老师大步走到讲台上，手一挥，厉声说：“把上午发的试卷拿出来检查！”

我吓得一哆嗦，突然想起来那张物理试卷还没有做完，更要命的是，那张试卷不知道被我放到哪里去了。

我在桌上堆起的如小山似的书里着急地翻找，又弯下腰去抽屉里找。但是当我打开抽屉时，我彻底愣住了。抽屉里从来都是杂乱无章的书本被人收拾得整整齐齐，不用想也知道是季长宁做的。

但我并不领他的情，甚至有些恼怒。

谁叫他做这些了？我的书本虽然放得乱，但都是有规律的啊！他现在整

心若为城
Soul Of Mind Cold Star
寒星

理得这么整齐，我要怎么找那张物理试卷？

我忍不住瞪向季长宁，却冷不丁撞上他弯弯的笑眼。我不说话，他悄悄从课桌下面将一张试卷塞到我手里。

“干什么？”我仍然在生他的气。

他满面笑容，微微侧过头来说：“你的试卷没做完，你不记得了？”

“啊？”我这才想起来，中午赌气跑出去，把做试卷这事忘得一干二净。

我有些心虚地抬头看向随时都可能发飙的物理老师，却正撞上物理老师如雷达般扫过来的凌厉眼神：“宋筱唯，你的试卷呢？”

“这……这里。”我顾不上还在跟季长宁生气，将他塞到我手里的试卷高高举起来放在桌面上。

“那你的呢？”物理老师迅速将目光转向季长宁。
我明明前一刻还在生季长宁的气，却突然替他担心起来。他将自己做完的试卷给了我，那他自己呢？要知道物理老师可是出了名的严格又毒舌。

我假装一点儿都不在乎，却偷偷用余光去看季长宁，他抿着唇不说话。物理老师提高了音量：“季长宁同学，不要告诉我，你根本没有做试卷！”

上次物理老师逮到人没做试卷可是直接请家长的，想到这里，我顾不了还在跟季长宁生气，拉了拉他的衣袖，想将试卷还给他。

他却朝我眨眨眼，用只有我能听见的声音问：“担心我？”
才没有！

我想大声这样对他说，最终还是忍住了。

“我的试卷在这里呢，老师。”季长宁不紧不慢地从课本里翻出试卷，“刚才忘记放在这里了。”

他将试卷平铺在桌上，和我桌上的试卷并排，一张写着我的名字，一张写着他的名字，两张试卷上填满了字迹工整的答案，就这样轻松蒙混过关了。只有我知道，我的那张试卷是季长宁帮我做的，因为我们俩都写标准的正楷字，所以没有人能从字迹上看出破绽。

物理老师扫了一眼两张试卷，只好作罢，开始讲答案。

我松了一口气，侧过头的时候，就看见季长宁朝我眨眼，满眼笑意，那样子仿佛在说：“有我在，不会有事的。”

我转过头，假装没有看见，尽管如此，但我已经原谅了他。或许从他用一双弯弯的笑眼望着我，将试卷悄悄塞到我手里的时候，我就已经原谅他了，只是我内心的小小骄傲使然，不肯承认罢了。

所以，物理课结束的时候，当季长宁说他要去小卖部，问我不要帮他带一瓶水的时候，我轻轻点了点头，自然得好像我从来没有跟他赌过气一样。

【二】隔壁班的王薇薇：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对我有什么打算？

但这样轻松美好的氛围并没有持续多久，那是晚自习开始前的十分钟，隔壁班那个叫王薇薇的女生突然走进来，她径直走到季长宁旁边，将一盒巧克力放在他的课桌上：“上次你说的那种巧克力不太甜，微苦，我找了很久

才在城北的超市里找到这么一盒。”

我假装低头看书，却一直偷偷观察着季长宁和王薇薇。王薇薇将巧克力放在季长宁的课桌上时，还顺手帮他整理了一下桌面上的课本，而季长宁弯着一双笑眼，将巧克力收进抽屉里。两个人默契得仿佛已经不需要说“谢谢”之类的话。

其实，关于季长宁和王薇薇的关系，我早有耳闻，听说两人从小就认识。现在想来，应该是真的吧！他们那种轻松的相处模式，没有十几年的默契是做不到的吧？

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心情前所未有地失落起来，随之而来的是一股忧伤，好像我觊觎了别人的东西一样。这样想的时候，我猛然发现，那个叫季长宁的男生其实从来都不属于我，而我也许正如别人所说，只是个“垃圾桶”。

那一瞬间，小小的自尊心战胜了一切，我决定再也不理季长宁，即便他用那双温柔笑眼望着我，即便他再做出什么令人心生暖意的事来，我也永远不要理他了。

王薇薇走后，季长宁将那盒巧克力递给我，像往常一样漫不经心地说：“反正我不爱吃，给你吧。”

不爱吃为什么还要收？我在心里暗暗想着，却抿紧了嘴唇，一言不发，像是没听见他的话一样。

季长宁的手停在半空中，愣了一会儿，又侧过头来看我，问道：“怎么了？这不是你最爱吃的那种巧克力吗？”

是我最爱吃的那种又怎么样？又不是你买的，是别人送给你你不要的，我为什么要当你的“垃圾桶”？

我越想越生气，为什么以前做了“垃圾桶”还那么兴高采烈呢？我打定主意，咬着牙不说话。

“怎么了？”季长宁大概是发现了我的异常，小心翼翼地凑过来要看我的脸。

我转过头，用后脑勺对着他，轻轻冷哼一声。

季长宁还要再说什么，但这时候晚自习的铃声响起。在班主任快步走进教室的时候，他将那盒巧克力快速放进了自己的抽屉里。

整个晚自习，我抿紧了嘴唇一言不发，目不转睛地盯着课本，但其实什么也没看进去。我渐渐因为自己这种心烦意乱的状态而恼怒，下课铃响起时，我第一个冲出了教室。

回去的路上，我将自行车骑得飞快，五月微凉的夜风里，我听见有人在身后叫我的名字：“宋筱唯，筱唯！”

我知道，那是季长宁。

于是，我更加用力地踩着自行车，将他的声音远远甩在夜风里。

我和季长宁冷战的僵局一直持续到第二天中午，这期间，因为季长宁做的某件事，我差点儿就放弃了原则。

那是一天中最热的午休时分，因为前一晚没有睡好，我伏在课桌上，困意慢慢侵袭而来。迷迷糊糊间，从窗户透进的阳光太刺眼，我很不舒服地用胳膊挡住眼睛。不知道过了多久，远处的蝉鸣声渐渐消失了，我闭着眼，感